

## 疤痕纍纍的雙腿

一九四七年，解放戰爭正熾，我的故鄉山東荷澤，父親時任鄉村小學校長，遭殺害。一九四八年，我十三歲時，母親遂淚送我到村外，讓我逃命江南。一個十三歲的孤兒，含淚逃向茫然無知的人生路。

一九四八年農曆八月六日，我從故鄉山東荷澤起程，一九四九年五月間，我追隨着大撤退的國民黨軍，爬越安徽馬金嶺，通過浙江楓嶺關，進入福建茶營後，兵士在慌亂中，燙傷了我的雙腿，在既餓且累，又無醫療的情況下，雙腿腫得像冬瓜，因發炎而引起身體發燒，蒼蠅在我腿上築了巢，蛆蟲盤踞在我的雙腿上，再加上腳底板血泡的疼痛，顯已達寸步難行的地步。

記得在福建省一個名叫九牧村的附近，突然聽到我背後有人叫喊：「小朋友，你腿上爬滿了蛆蟲，雙腿腫得很嚴重，來來來，我來救救你吧！」我回頭一看，是個頭戴紅星軍帽，身背紅十字包的衛生人員。我當時害怕得想馬上逃跑，但腳腿的疼痛，令我無力馬上逃離。見他打開紅十字包，取出兩個救急包，並拉着我到附近山壁，靠近正在流動的泉水處，先將我腿上的蛆蟲沖洗乾淨，敷了黃色藥水，雙腿各包紮一個厚厚的救急包之後，即匆匆趕路離去。

經這次包紮醫療之後，嚴重的燙傷雖無法立即痊愈，但已減緩了傷口的惡化，避免了蛆蟲的誕生。也解除了寸步難行之苦，我已可以在逃亡的路上慢慢前進了。

由於在逃亡路上的燙傷，如今，在我的雙腿上留下了黑一塊、紫一塊的疤痕，如同荷澤散文女作家黃愛菊的一篇《家是什麼》專訪中所說：「高秉涵站起來，挽起了褲腿，兩條瘦長的腿上，青一塊，紫一塊，黑一塊，白一塊，一塊接一塊，一片又一

片，沒有一片是好地方。它們如同陳年日久的印章，有些疤痕的顏色黑白分明，有些疤痕的顏色淺淡模糊，它們如同往昔發黃時間深處蒙塵的往事，隱藏在時間背後的悠悠印記……」

的確，這片片疤痕，卻隱藏着無盡的蒙塵往事，也隱藏着悠悠的難忘印記，每當我回首憶往時，眼中依舊淚光閃閃，內心總覺酸楚陣陣，因為我在孤兒逃命的路上，受盡了人生苦難，嘗盡了世間折磨。但在慘酷的人生路上，尚仍蘊含着人性之美，所以我才奇跡似的活下來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，由廈門隨軍登船抵達台灣，即流落台北街頭，與野狗爭食於垃圾場，嗣後應徵為台北火車站童工，即藉機以車站員工身份前往鐵路局醫院就診未愈的雙腿，經詳加診斷後，院方認為已有嚴重感染現象，必須實施截肢手術，奈因我是車站臨時童工，必須家長簽字同意，始能實施截肢手術，而醫生認為我既是車站臨時童工，又是一個沒有家長簽字手術的孤兒，縱然為救童工生命而實施截肢，則雙腿截肢之後，台北火車站與童工的臨時僱傭關係即告解除，而這個既無家可依的孤兒，又將如何活下去！又將何去何從！醫院方經再三考量之後，遂決定針對雙腿感染加強醫療。

謝謝醫生們的苦心與憐憫愛心，謝謝上蒼，竟讓我的雙腿免予截肢，而很快地恢復正常健行了。

如今，回憶起我這個童年孤兒，在八千里路雲和月的逃難路上，幸有這雙曾爬滿蛆蟲的兩腿，忍着苦痛和勞累，載着我的軀體，到了台灣，每看到我疤痕纍纍的雙腿，都令我熱淚盈眶，感嘆萬千。

現在，這雙多災多難，險遭截肢的兩腿，仍在默默地陪送我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。



人生在線  
高秉涵



客居人語  
姚船

多倫多是加拿大最大城市。人口三百多萬，在世界知名城市中，規模不算大，但由於環境優美、位置特殊和展現的大都會氣質，令其在世界也有頗高知名度，不少閃亮的桂冠為它添彩。多倫多曾多次被有關機構評為「世界上最適宜居住的城市」；是全球最多元文化城市之一，幾乎有來自五大洲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移民；其地標CN塔曾雄踞世界最高建築紀錄多年……這些都是值得多倫多人驕傲的。不過，疫情下該市創造出來的另一項「第一」，似乎就有點尷尬了。近日公布資料顯示，多倫多是世界所有城市中，禁止餐館堂食時間最長的地方，已超過一年！至端午節，仍未有「歸期」，酒樓和餐廳仍處於寒冬。

民以食為天，任何膚色民族皆然，造就了餐飲業不管何時何地，都是最受喜愛、最不能或缺的行業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多倫多有中式的酒樓、餐廳、食檔一千多家，而且分布在全市每個角落，食客也不只限於華人。

## 春風不度酒樓關

尤其是酒樓，地方大、食物款式多，從普通的飲茶點心，到高級的宴席，應有盡有，深受歡迎。中午時分，酒樓裏面常是人頭湧湧、人聲鼎沸，一片歡聲笑語。

酒樓除了親人團聚、友朋敘舊，也是眾多華人社團、公司舉辦節慶活動的好地方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隨着華人移民不斷增加，中餐館不再只是立足於市中心唐人街，快速向城市其他區域發展。我家附近的商場，在一間西人公司舊址開張了「紅寶石大酒樓」。由於廳堂有氣派，可筵開近百席，成為華人心目中的地標。該酒樓所在商場的英文名稱或譯名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但一提「紅寶石」，人家立刻明白。

人們常說，到酒樓品嘗美味，能慰藉鄉情。踏進酒樓大門，似乎一下子讓人忘記了身處異國他鄉。熟悉的鄉音，撩起心靈深處那絲絲溫暖的回憶，一切煩惱瞬間被拋到九霄雲外。

然而，這樣寄託着華人濃厚情思的地方，也和所有餐廳一樣，被省府以抗疫之名，把堂食關閉了，而且對多倫多禁令一延再延，超過了一年。不少人認為，因應疫

情，採取適當嚴格措施是應該的，但是否要如此一刀切，「斬腳趾避沙蟲」？對食客和業者來說，情何以堪！

餐飲業雖然被認為較容易上手，但競爭激烈，風險大，隨時可能「執笠」。這些年，我目睹一間間酒樓像走馬燈似的易手換招牌。上面提到的「紅寶石大酒樓」，多年前由於某種原因已結業，該址新的酒家名號又換了兩次。酒樓的出品有其特殊性，被禁堂食，把顧客擋在門外，只靠外賣，或剛被允許的擺幾張檯在外露天待客，一天收入多少？哪能維持？一年來，酒樓餐館的倒閉潮有如江河水不息，勉強撐下去的，基本上靠聯邦政府推出的租金和人工補貼苟延殘喘。

調查顯示，多倫多有六成以上商戶和民眾對省府恢復經濟措施不滿，批評政府缺乏規劃、遠見，沒有適時根據疫情及專家意見調整策略，該嚴時卻放鬆，需放寬時又抓住不放，讓人空嘆息。

什麼時候可以去酒樓嘆「一盅两件」，與親友們舒心高談闊論，沉浸於鄉音鄉味鄉情的歡樂中？大家只能自我安慰：快了吧？快了。

## 永不停流的生命之泉



東西走廊  
吳捷

周末清晨，園靜無人。踏入園中，當年的暴烈衝擊如迎面風來，森涼寒悚，浸透肌膚。兩道深灰色的大門狀紀念碑遠遠相對，分別刻着9:01和9:03，其間是一泓與地面齊平的長方形水池，清水無聲，流入邊緣窄窄的縫隙，消失無痕。水池南邊的草地，合抱的蒼松之間，是一排排金屬和石頭製成的空椅子。水池倒映出天光雲影，連接起現實與虛空的世界。

九點零二分，倒影池代表的時間。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日九點零二分，退役士兵麥克維（Timothy McVeigh）因不滿聯邦政府兩年前處理韋科事件的方式，隨機選擇俄克拉何馬城莫拉政府大樓（Alfred P. Murrah Federal Building），也就是現在空椅排列之處，引爆了一車兩千三百公斤的炸藥。至少一百六十八人死亡，近七百人受傷，受影響的個人和家庭不計其數。

那時的我，遠在中國，正是開始放眼世界的年齡，所以記憶深刻。一九九五年初，先是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，繼而是俄克拉何馬城爆炸案。我為兩次人禍做了厚厚的剪報本，因為心裏存了個大大的問號。用毒氣和炸藥去傷害大批無辜平民，以高尚的託詞實施暴力，為了什麼？

事後，莫拉政府大樓及附近地區被清理乾淨，原址建起了國家紀念公園。靠北面的一段圍牆外，掛滿了死者家屬和弔唁者留下的紀念品：玩具、T恤、塑膠花、照片、留言。Colton and Chase Smith，照片上不過三四歲的年紀，兄弟二人在大樓內的託兒所同時遇難。金髮披肩，在花圈裏微笑的女孩Julie Welch，生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。Jamie Fialkowski-Genzer的孩子們每年給她寫一封信，告訴「親愛的媽媽」各種生活瑣事……他們是空椅子代表的死難者中的幾位。死者已矣，活着的人用餘生品嘗親友留下的肉體和記憶的真空。我間接「認識」一位死者和一位痛不欲生的人。A與二十七歲的P同在莫拉大樓工作。事發當天，A因孩子生病，需在家看護，請本應那天休假的P與他換班，P一口答應。A後來無法原諒自己，幾近精神崩潰，終於攜全家遠遷。他認識我的朋友H，H又將一



俄克拉何馬城國家紀念公園一景。

作者供圖

切轉述給我。誰說曾經發生在千里之外的災難與我們無關？

村上春樹在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後，採訪了六十二名受害者及家屬，寫成《地下》一書。淺川幸子（《地下》中化名明志津子）事發之時坐在奧姆真理教徒截開沙林液體袋的車廂中，大小腦因之嚴重受損，失去語言能力，生活無法自理。二〇二〇年三月，幸子與殘疾搏鬥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去世，享年五十六歲。哥哥雄一照顧了她的後半生，備極周到，卻也身心俱疲。幸子看似倒楣，但那個地鐵座位上如果坐的不是她，也會是另一個人，就像如果A與P沒有換班，被炸死的則會是A。不擇目標的暴力，要摧毀的對象就是這樣的普通人：他們的肉體，以及他們的家人、朋友和千里之外看到讀到他們遭遇的人的靈魂。不是他，就是你，或者我。

今年三月，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（Boulder），兇手走進King Soopers超市胡亂掃射，十人死難。看到新聞，想起書架上碧瑩可愛的綠蘿，正是多年前購於那家超市，頗有荒謬詭幻之感。博爾德是我赴美留學的第一站，小小大學城，安全、靜謐、友好，是我的第二故鄉。曾在King Soopers超市購買一盆綠蘿，去探望一位生病的同學。槍聲驚破我粉色的夢幻，風景秀美的小城不再太平，溫暖的懷舊之地成為悚然的悼念之所。我心靈的土壤因一次次暴力事件一塊塊碎落，最後又是什麼來支撐我對人性的信念？

俄克拉何馬城國家紀念公園。我來此地尋找死，找到的卻是生。蒼松靜默，

綠草滋榮，松鼠銜着松果奔跑嬉鬧，野鳥在樹枝間唧唧啾啾。一隻長尾巴鳥跳進倒影池，四顧無人，振翅甩尾，濺起一片片開心的水花。倒影池東北角有棵百年老榆樹，距當年爆炸地點不過百米，卻奇跡般存活下來，如今枝繁葉茂。掛滿禮物和留言的牆上沒有燃燒的憤怒和憎恨，而是充滿愛和酸楚的哀思，是受盡折磨後對生命和未來不變的渴求。採訪完淺川幸子，村上春樹寫道「她比上次更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……那種觸感一直留在我的手上，就像冬日午後向陽處溫暖的記憶……寫這篇文章時，那溫暖給了我莫大的幫助，我覺得自己應該寫的東西幾乎都包含在那片溫暖之中。」那年，同學康復後剪下幾枝綠蘿回贈我，說這種植物生命力很強，給一點水就能生出根來。此後我搬家數次，每次都帶着我的綠蘿，並剪下枝葉分贈當地好友。如今，那盆綠蘿的分身，已在各地綻放綠色的生命，並一直在我書架上抽枝添葉，延續着那段青春歲月。

《路加福音》中，耶穌問門徒：「你們為何在死人中尋找活人？」因為死者從未離開，因為活人從未心死，因為暴力摧折的只有肉體，它永遠無法毀滅綿綿不斷的生活和希望。刻着「9:01」的那座紀念碑背部有這樣幾句話：「我們來此地紀念死者、生還者和被永遠改變了的人們。離開時，願所有人都記住暴力的巨大衝擊。願這座紀念碑給人以安慰、力量、平和、希望和寧靜。」一池倒影，兩個世界，九點零二分既是死亡的一瞬，也是永不停流的生命之泉。一隻小松鼠三跳兩跳來到池邊，俯身伸頸，悄然飲水。

## 藝術科技軟實力

什麼是創意？擁有敏感的耳朵、能夠用手去創造東西、用眼睛去觀察事物、用行動去做一些事情。這就是為什麼教育培養學生發展「德智體群美」。「美」是藝術經驗的培養，藝術經驗十分重要。因為藝術經驗和宗教接近，兩者皆並非追求物質，而是追求超越物質的體驗。這種狀態，其實在中國乃至亞洲傳統裏可以找到。

傳統藝術強調參與，人們透過巡遊的方法參與其中。日本神社的各種大小拜祭活動，市民都可以參與巡遊。巡遊是最傳統的一種藝術參與形式。因為從前農業社會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只有到節日才需要娛樂。娛樂的過程中也充滿着藝術性和宗教性，只是在如今娛樂化的社會，不少人每一秒都在追求娛樂。

藝術是一個過程，也有形式化和需要官能刺激。金錢就變成另一種官能刺激，很多人只關注一幅畫賣出多少錢，並不是認識藝術家創作背後的狀態和辛酸。

未來藝術軟實力取決於藝術如何應用新科技，如何結合傳統藝術和新科技去創造一種全新類型的藝術。比如，傳統藝術從被動式觀賞轉化為沉浸

式體驗。但是應用科技之後，何以製造不一樣的觀賞經驗？正如當年照片的發明，令大家由傳統油畫雕塑的靜態模式，進入了動態模式。現在我們進入了所謂主動沉浸式藝術，是一個綜合類型的藝術形態。你需要傳統藝術的基本

技巧，再結合新科技沉浸式聲音、沉浸式影像以及互動模式，把手機的平板經驗變成空間經驗。這就是未來藝術軟實力最重要的地方。未來藝術軟實力必須建基及滲透在生活應用方面。藝術不應只停留在消費和投資產品的水平，而需變成生活上應用的一個模式，這是藝術科技其中一個特色，藝術科技的技術應用於教育、醫療，延伸至生活上不同的需要。這一層次的發展需要超越在手機觀看、利用手指滑動的單調體驗，而帶來更多沉浸式的立體藝術體驗。

藝術變成動態影像已經變得容易，進一步是如何透過藝術科技和工藝結合，製造新感受。這是未來藝術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定位。未來藝術軟實力離不開傳統工藝與新類型藝術的結合，並更加廣泛應用及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這樣才能產生真正強大而具實際的社會意義。



善治若水  
胡恩威



市井萬象

## 今日夏至

夏至是二十四節氣中第十個節氣，也是北半球一年中夜最短、晝最長的一天。中國古人將夏至分為三候：一候鹿角解，二候蟬始鳴，三候半夏生。夏至還是民間重要的傳統節日——「夏至節」，有祭神祀祖、消夏避伏等習俗。

中新社

